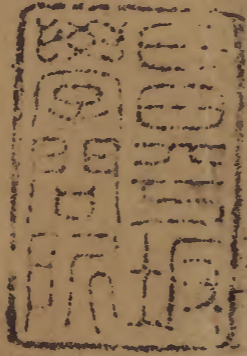


普燈錄

十五之十六



漢書門類			
三三三	九	三三三	三三三
號	函	架	冊
一	四	一	一

內閣文庫	
三三三	漢
號	書
一四	一
冊	函
架	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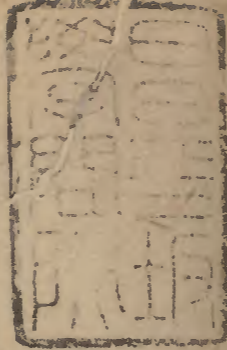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335
冊數	14 (7)
函號	310 122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晉燈錄

十五十六



嘉泰普燈錄卷第十

平江府報恩光孝禪寺巨僧 夏編

南嶽第十五世

臨濟十一世 楊歧四世

天寧佛果圓悟克勤禪師法嗣十六人

臨安府徑山大慧普覺宗杲禪師

台州護國此庵景元禪師

台州鴻福子文禪師

福州賢沙僧昭禪師

平江府南峯雲辯禪師

臨安府靈隱佛照慧遠禪師

成都府正法建禪師

温州靈峰伽堂中仁禪師

台州天封覺禪師

昭覺道祖首座

雲居宗振首座

樞密徐俯居士

語見賢臣

郡王趙令衿居士

語見賢臣

覺庵道人祖氏

令人本明

成都府范縣君

南嶽第十五世

臨濟十一世楊岐四世

天寧佛果圓悟克勤禪師法嗣

下卷

臨安府徑山大慧普覺宗杲禪師宣城人族奚氏夙

有英氣年十三試入鄉校一日偶同舍見謔師怒即

以硯投之誤中廣文帽償金而歸曰大丈夫讀世間

書曷若究出世法即詣東山慧雲院事慧齊明年薙

髮具毗尼偶閱古雲門錄恍若舊習往依廣教瑤福

師棄游四方從曹洞諸老宿既得其說去登寶峰謁

湛堂準禪師準一見異之俾侍巾襪指以入道捷徑

師橫經無所讓準呵曰汝曾未悟病在意識領解則

為所知障準疾甚囑師曰吾去後當見川勤必能盡
子機用勤即準卒師趨謁無盡居士求準塔銘無盡
延之名師庵曰妙喜且篤令見圓悟師至天寧值悟
陞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明曰東山志
上行若是天寧即不然如何是諸佛出身處熏風自
南來殿閣生微涼師聞豁然神悟踰月悟謂曰也不
易你到這田地只是可惜你死了不能活又却不疑
言句是為大病不見道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
蘇歎君不須須信有這箇道理延為擇木堂侍者日
同士大夫入室至數次擇木乃朝悟每舉有句無句

如藤倚樹問之師擬對悟曰不是經半載問曰聞和
尚當時在五祖曾問這話不知五祖如何答悟俛首
師曰和尚當時對人天大眾問之如今說亦何妨悟
不得已謂曰我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時如何祖曰
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忽遇樹倒藤枯時如何祖
曰相隨來也師於言下去盡知見悟曰始知吾不涉
欺遂命掌翰墨著臨濟正宗記付之未幾令分座室
中握竹篋以驗學者叢林浩然歸重名振京師右丞
呂公舜徒奏 錫紫衣佛日之號會女真之變其首
欲取禪僧十數人師在選得免趨吳門虎丘度夏因

閱華嚴至菩薩舍第七地證無生法忍其向所請問
湛堂夾崛摩羅持鉢至產婦家因緣曉然洞明闡圓
悟 詔住雲居詣之復為第一座為衆授道譽望益
尊後留古雲門庵季者雲集久之入闕結茅於長樂
洋嶼從之得法者十有二人徙居小溪庵圓悟在蜀
囑右丞張魏公浚曰杲首座真得法髓苟不出無支
臨濟宗者魏公還朝以徑山迎之道法之盛冠于一
時衆二千餘皆諸方俊又侍郎張公九成亦從之游
灑然契悟一日因議及朝政與師連禍師恬然紹興
辛酉五月毀衣牒屏居衡陽乃哀先德機語問與拈
提離為三帙目曰正法眼藏凡十年移居梅陽又五年
高宗皇帝特 恩放還明年春復僧伽梨四方虛席
以邀率不就後奉 朝命居育王逾年有 旨改徑
山道俗歆慕如初時

孝宗皇帝為普安郡王時遣內都監入山謁師師作
偈為獻及在 建邸復遣內知客詣山供五百應真
請師說法 親書妙喜庵三字并 製梵龍寄之
上堂曰祖師道一心不生萬法無咎無咎無法不生
不心能隨境滅境逐能沈境由能境能由境能大小
祖師却作座主見解徑山即不然眼不自見刀不自

割喫飯濟饑飲水定渴臨濟得山特地迷在費精神
施捧喝除却棒拈却喝孟八郎漢如何止過 上堂
舉僧問利山菜色歸空空歸何所曰舌頭不出口云
爲甚麼如此曰內外一如故師曰事存函蓋合理應
箭鋒拄須還利山始得若是徑山即不然或問衆色
歸空空歸何所芍藥華開菩薩面櫻榴葉散夜叉頭
爲甚麼如此但辨肯心必不相賺 上堂拈拄杖卓
一下喝一喝曰德山棒臨濟喝今日爲君重拈撥天
何高地何闊休向糞埽堆上更添搯搥換却骨洗却
腸徑山退身三步許你諸人商量且道作麼生商量

擲下拄杖唱一喝曰紅粉易成端正女無錢難作好
兒郎 上堂正月十四十五雙徑椎鑼打鼓要識祖
意西來看取村歌社舞 上堂舉僧問風穴古曲無
音韻如何和得齊曰木鷄啼子夜芻狗吠天明這黃
面浙子恁麼答話也做他臨濟兒孫未得在今日或
有人問徑山古曲無音韻如何和得齊只向他道木
鷄啼子夜芻狗吠天明 上堂舉僧問臨濟如何是
三眼國土曰我共汝入淨妙國土著清淨衣說法身
佛又入無差別國土著無差別衣說報身佛又入解
脫國土著光明衣說化身佛師顧視大眾曰還見臨

濟老漢磨若也未見徑山為你指出法身報身化身
咄哉魍魎妖精三眼國中逢著笑殺無位真人 上
堂久雨不曾晴豁然天地清祖師門下事何用更施
呈 上堂舉僧問五祖牛頭未見四祖時為甚麼百
馬嘶華獻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云見後為甚麼不
嘶華獻曰貧與賤是人之所惡師曰師翁恁麼答話
雖則善起來機半奈語驚時聽徑山亦有兩轉語要
與師翁相見牛頭未見四祖時為甚麼百馬嘶華獻
弗屋上安蚩刎見後為甚麼不嘶華獻佛殿裏搥東
司 上堂舉僧問六祖黃梅意旨甚麼人得曰會佛

鳥

法人得云和尚還得否曰我不得云和尚為甚麼不
得曰我不會佛法大眾還見祖師麼若也不見徑山
為你指出蕉芭蕉芭有葉無丫忽然一陣狂風起恰
似東京大相國寺裏三十六院東廊下北角頭王和
尚破袈裟畢竟如何歸堂喫茶 上堂舉圓通秀禪
師示眾曰少林九年冷坐剛被神光覲破如今玉石
難分只得麻纏紙裹這一箇那一箇更一箇若是明
眼人何須重說破徑山今日不免狗尾續貂也有些
子老胡九年話墮可惜當時放過致令默照之徒鬼
窟長年打坐這一箇那一箇更一箇雖然苦口叮嚀

却似樹頭風過 結夏上堂文殊三處安居誌公不
是閑和尚迦葉欲行正令未免眼前見鬼且道徑山
門下今日事作麼生下座後大家觸禮三拜 上堂
僧問有麼有麼庵主豎起拳頭還端的也無師便下
座歸方丈 上堂舉趙州洗鉢孟話乃曰諸方拈掇
甚多下注脚亦不少未曾有一人分明說破妙喜今
日為諸人分明說破喫粥了便洗鉢孟且道還曾指
示無黑豆從來好合醬比丘尼定是師姑 上堂纔
方八月中秋又是九月十五拈拄杖卓曰唯有這箇
不遷擲下曰一衆耳聞目覩 上堂舉五祖舉僧問

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庭前栢樹子恁麼會便
不是了也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栢樹子恁麼會
方始是要識五祖師翁麼腦後見腮莫與往來
孝宗皇帝在建邸時遣內和客入山供養羅漢祝
聖請上堂乃曰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
至其理自彰敢問大眾作麼生是自彰底道理舉起
拂子曰還見麼擊禪床曰還聞麼聞見分明是箇甚
麼若向這裏提得去皇恩佛恩一時報足其或未然
徑山打葛藤去也復舉起拂子曰看看無量壽世尊
在徑山拂子頭上放大光明照不可說不可說又不

可說佛刹微塵數世界中轉大法輪作無量無邊廣大佛事其中若凡若聖若正若邪若草若木有情無情遇斯光者皆獲無上正等菩提所以諸佛於此得之具一切種智諸大菩薩於此得之成就諸波羅蜜辟支獨覺於此得之出無佛世現神通光明諸聲聞衆洎夜來迎請五百阿羅漢於此得之得八解脫具六神通天人於此得之增長十善脩羅於此得之除其憍慢地獄於此得之頓超十地餓鬼傍生及四生九類一切有情於此得之隨其根性各得受用無量壽世尊放大光明作諸佛事已竟然後以四大海水

灌彌勒世尊頂與授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當於補處作大佛事無量壽世尊有如是神通有如是自在有如是威神到這裏還有知恩報恩者麼若有出來與徑山相見為汝證明如無聽取一頌十方法界至人口法界所有即其舌只憑此口與舌頭祝吾君壽無間歇億萬斯年注福源如海混漾永不竭師子窟內產後視鸞鷲為定出丹山穴為瑞為祥遍九垓草木昆蟲盡懽悅稽首不可思議事喻若衆星拱明月故今宣暢妙伽陀第一義中真實說 圓悟禪師忌師拈香曰這箇尊慈平昔強項氣壓諸方逞過頭

底顛預用拾外底籠侗自言我以木棄子換天下人
眼睛殊不知被不孝之子將斫貫索穿却鼻孔索頭
既在徑山手裏要教伊生也由徑山要教伊死也由
徑山且道以何為驗遂燒香曰以此為驗 僧問達
磨西來將何傳授曰不可總作野狐精見解云如何
是麤入細曰香水海裏一毛孔云如何是細入麤曰
一毛孔裏香水海 問古鏡未磨時如何曰火不待
日而熱云磨後如何曰風不待月而涼云磨與未磨
時如何曰交 問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待汝
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意作麼生曰釘釘膠黏

問一法若有毗盧隨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
界去此二途請師速道曰脫殼烏龜飛上天 問高
揖釋迦不拜彌勒時如何曰夢裏惺惺 問大修行
底人還落因果也無前百丈云不落因果為甚麼墮
野狐身曰逢人但恁麼舉云只如後百丈道不昧因
果為甚麼脫野狐身曰逢人但恁麼舉云或有人問
徑山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未審和尚向他道
甚麼曰向你道逢人但恁麼舉 問明頭來時如何
曰頭大尾顛繼云暗頭來時如何曰野馬嘶風蹄撥
刺云明日大悲院裏有齋又作麼生曰雪峰道底

問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如何曰親言出親口云未審如何受持曰但恁麼受持決不相賺 問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時如何曰五味鱸秤錘 問心佛俱忘時如何曰賣扇老婆手遮日 問教中道塵塵說剎剎說無間歇未審以何為舌師拍禪床右角一下僧云世尊不說說迦葉不聞聞也師拍禪床左角一下僧云也知今日令不虛行曰識甚好惡 師室中問僧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你作麼生會僧云領師曰領你屋裏七代先靈僧便唱師曰適來領而今唱干他不是心不是佛不

是物甚麼事僧無語師打出 僧請益夾山境話聲未絕師便唱僧茫然師曰你問甚麼僧擬舉師連打唱出 師纔見僧入便云不是出去僧便出師曰沒量大人被語脉裏轉却次一僧入師亦云不是出去僧却近前師曰向你道不是更近前覓箇甚麼便打出復一僧入云適來兩僧不會和尚意師低頭噓一聲僧罔措師打曰却是你會老僧意 問僧我前日有一問在你處你先前日答我了也即今因甚麼瞞睡僧云如是如是師曰道甚麼僧云不是不是師連打兩棒曰一棒打你如是一棒打你不是 舉竹篋

問僧曰喚作竹筵則觸不喚作竹筵則背不得下語
不得無語速道速道僧云請和尚放下竹筵即與和
尚道師放下竹筵僧拂袖便出師曰侍者認取這僧
著又舉問僧僧云甕裏怕走却甕那師下禪床擒住
曰此是誰語速道僧云實不敢謾昧老師此是竹庵
和尚教某恁麼道師連打數棒曰分明舉似諸方師
年邁求解辛巳春得 旨退居明月堂隆興改元一
夕星殞于寺西流光赫然尋示微恙八月九日學徒
問安師勉以宏道徐曰吾丑日始行至五鼓親書遺
奏又貽書辭紫巖居士侍僧了賢請偈復大書曰生

也只恁麼死也只恁麼有偈與無偈是其然熱火擲
筆委然而逝平明有蚶尺許腰首白色伏于龍王井
欄如義服者即山之昭濟示現也四衆哀號

皇帝聞而歎惜丞相以次致祭者杏來門弟子塔全
身於明月堂之側壽七十有五夏五十有八 詔以
明月堂為妙喜庵 謚曰普覺塔名寶光淳熙初
賜其全錄八十卷隨大藏流行

台州護國此庵景元禪師永嘉楠溪人族張氏年十
八依靈山希拱為僧習台教歷三禩易衣夏淨慈謁
圓悟於鍾阜未幾睹二僧闕死心卜參語曰既迷須

得箇悟既悟須識悟中迷迷中悟迷悟雙忘却從無
迷悟處建立一切法師拂袖行至殿廡洞然曉悟即
以所證白悟悟弗許師泝流從之匪勞剪拂嘗侍悟
入 對維揚 賜堪服及悟歸蜀以法衣付之太秀
居士龍學耿公延禧守括蒼尊其道請開法南明留
二年退居永嘉護國憲使明公橐太守呂公丕問以
連雲邀之三請克至法社大興而括蒼叢林實由師
振次遷真如護國 上堂曰威音王已前這一隊漢
錯七錯八威音王已後這一隊漢落二落三而今這
一隊漢坐立儼然且道是錯七錯八落二落三還定
當得出麼舉拂子曰吽吽 上堂拈拄杖換按曰有
時瞋有時喜有時觀音面有時夜叉嘴或現鼠尾龍
頭或現鼠頭龍尾偏要檢非不曾檢是何故是金不
博金是水不洗水卓拄杖曰梢公自應喏只你是直
符滿船都是鬼參 浴佛上堂這釋迦老子初生下
來便作箇笑具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
我獨尊後來雲門大師道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
狗子喫却貴圖天下太平尚有人不肯放過却道讚
佛讚祖須是雲門始得且道那裏是讚他處莫是一
棒打殺處是麼且喜沒交涉今日南明乍此住持只

得放過若不放過盡大地人並皆乞命始得如今事
不獲已且同大眾向佛殿上每人與他一杓何故豈
不見道乍可違條不可越例以拂子擊禪床下座
上堂野干鳴師子吼張得眼開得口動南星豈北斗
召曰大眾還知落處麼金剛塔下蹲神龜火裏走
師在西山為西堂耿龍學請就淨光陞座靈峰古禪
師舉茶陵郁和尚悟道頌曰我有明珠一顆久被塵
勞關鎖今朝塵盡光生照破山河萬朵又舉白雲端
和尚見楊歧日令舉此頌歧大笑雲疑之因問其故
時方歲暮歧曰汝見昨日打毆攤者麼云見曰汝一

籌不及渠雲益疑之云意旨如何曰渠愛人笑汝怕
人笑雲大悟請前南明和尚為眾判斷師乃曰諸禪
德揚歧大笑眼觀東南意在西北白雲悟去聽事不
真喚鍾作甕檢點將來和楊歧老漢都在架子上將
錯就錯若是南明即不然我有明珠一顆切忌當頭
蹉過雖然覲面相呈也須一鎚打破舉拂子曰還會
麼基逢敵手難藏行詩到重吟始見功 僧問三聖
道我逢人即出出則不為人意旨如何曰八十翁翁
嚼生鐵云與化道我逢人即不出出則便為人又作
麼生曰須彌頂上浪翻空 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

曰一任摸索云出水後如何曰有眼如盲 問天不能蓋地不能載是甚麼物曰無孔鐵鎚云天人羣生類皆承此恩力也曰莫妄想 問三世諸佛說不盡底句請師速道曰眨上眉毛 問昔年三平道場重興是日圓悟高提祖印始自師傅如何是臨濟宗曰殺人活人不眨眼云目前抽顧鑑領略者還稀如何是雲門宗曰頂門三眼耀乾坤云未舉先知未言先見如何是馮仰宗曰推不向前約不退後云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如何是法眼宗曰箭鋒相擲不相饒云建化何妨行鳥道回途復妙顯家風如何是曹洞宗

曰手執夜明符幾箇知天曉云向上還有路也無曰有云如何是向上路曰黑漫漫地僧便喝師曰貪他一粒粟失却半年糧紹興乙丑冬示微疾丙寅正月九日請西堂曇華禪師為座元繼集主事付囑殆盡示訓如常俄握拳而逝學者悲慕茶毗得五色設利齒舌右拳無少損二月二日塔于寺東劉阮洞前壽五十三臘三十五

台州鴻福子文禪師 上堂曰不昧不落作麼會會得依前墮野狐一夜涼風生畫角滿船明月泛江湖上堂鈎錐不到處千眼頓開箭鋒不及時萬機併會

無邊差別智三昧總持門唱一唱則日照天臨打一
棒乃雲行雨施拈却面前案山子倒轉舌頭試為我
道一句看若道不得三十年後莫道見鴻福來

福州玄沙僧昭禪師 上堂曰天上無弥勒地下無

弥勒且道弥勒在甚麼處良久曰夜行莫踏白不是
水便是石 上堂撥轉關棧透出情塵截斷古今露

箇面目理事俱到敲唱雙行直得泥牛哮吼靈柱驚
忙佛殿走出三門金剛開口大笑且道笑箇甚麼遂

曰自家屋裏事難為說向人以拂子擊禪床下座

平江府南峰雲辯禪師本郡人也壯年棄妻娶入閩

依瑞峰章禪師圓顱旋里謁穹窿圓禪師中夜忽有
得述二偈呈圓圓曰子雖得入未至當也切宜著鞭
乃辭扣諸席後造圓悟值入室纔踵門悟曰看脚下
師打露柱一下悟曰何不著實道取一句云師若搥
頭弟子擺尾悟曰你試擺尾看師奮筋斗而出悟大
笑由是知名歸住城西之思憶移小湖之觀音晚居
南峰 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曰霸王到烏江云
如何是奪境不奪人曰築壇拜將云如何是人境兩
俱奪曰萬里山河獲太平云如何是人境俱不奪曰
龍吟霧起虎嘯風生云向上還有事也無曰當面蹉

過僧云真箇作家師曰白日鬼迷人一日入城與道
俗行至十郎巷有問巷在這裏十郎在其麼處師奮
臂曰隨我來

臨安府靈隱佛海慧遠禪師眉之眉山人族彭氏世
業儒年十三因兄從釋師問曰出家何為兄曰求解
脫法師曰如是我亦可為遂白母宋氏願偕往母欣
然遂事藥師院宗辯為僧詣大慈習經論四年去依
靈巖微禪師久之微有契會圓悟領昭覺師即之聞
悟普說忽頓悟仆於眾眾掖之乃曰吾夢覺矣至暮
與悟問答無滯悟大喜以偈贈之自此機鋒發紹

興乙卯春眉守以象耳命師開法不就是歲圓悟願
世師東下抵淮南出住蟠龍遷瑯琊又移婺普濟繼
定業光孝郡王趙公令祔侍郎曾公開皆問道於師
後居南臺未幾過天台歷護國國清鴻福三寺尚書
沈公介守平江以虎丘久廢邀師振之乾道己丑
敕居崇先明年被 旨補靈隱

孝宗皇帝 召入 禁中與酬酢其道愈草癸巳春
特 賜佛海禪師 上堂曰道絕名言法離聞見打
破虛空成七八片直饒錮鏗完全也是由基副箭
上堂昨夜來報五參正值老僧洗脚起來抖擻精神

末上輸他一著 上堂天道虧盈地道變盈鬼神害
盈人道惡盈老僧本貫眉州眉山縣人事行年癸未
十二月十六日巳時建生自小出家橫草不拈豎草
不把路轉山回君自看南不龜頭北不厦 上堂滴
水冰生分外寒凍雲環合鎖峰巒根塵不昧心珠露
取上眉毛子細看 上堂新歲有來由烹茶上酒樓
一雙無兩脚半箇有三頭突出神難辨相逢鬼見愁
倒吹無孔笛促拍舞涼州咄 上堂好是仲春漸暖
那堪寒食清明萬疊雲山聳翠一天風月為隣在處
華紅柳綠湖天浪穩風平山禽枝上語諄諄再三瑣

瑣碎碎囑付叮叮嚶嚶你且道他叮嚶囑付箇甚麼
卓拄杖日記取明年今日依舊寒食清明 上堂舉
僧問睦州以一重去一重即不問不以一重去一重
時如何州曰昨日栽茄子今朝種冬瓜師曰問者善
問不解答答者善答不解問山僧今日向飢鷹爪下
奪肉猛虎口裏橫身為你諸人說箇樣子登壇道士
羽衣輕呪力雖窮法轉新拇指破開天地閻虵頭顛
落鬼神驚 僧問十二時中教學人如何用心曰蘸
雪喫冬瓜 問浩浩塵中如何辨主曰木杓頭邊鑊
切菜云莫便是和尚為人處也無日研槌捺鉢託

問即心即佛時如何曰頂分了角云非心非佛時如何曰耳墜金環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又作麼生曰禿頂修羅舞柘枝 問東山水上行意旨如何曰初三十一不用擇日 問文殊是七佛之師爲甚麼出女子定不得曰擔頭不挂針 問昔有一秀才作無鬼論論成時有一鬼吐曰你爭奈我何意作麼生師以手斫額曰何似生僧云只如五祖以手作鵝鳩菴云谷呱呱又且如何曰自領出去 問庵內人爲甚麼不知庵外事曰拄杖橫挑鐵蒺藜 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曰脚踏鞦韆 一日鳴鼓陞堂

師潛坐帳中侍僧尋之師忽撥開帳曰只在這裏因甚麼不見僧無對師曰大斧斫三門 問僧一六藏教是惡口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僧云天台普請南嶽游山師陞座別曰阿耨達池深四十丈闊四十丈乙未秋師示衆曰淳熙二年閏季秋九月且闌處莫出頭冷地著眼看明暗不相干彼此分一半一種作貴人教誰賣柴炭向你道不可毀不可讚體若虛空沒涯岸相喚相呼歸去來記取明年正月半都下喧傳之果於丙申得辛後一日感微疾至上元揮偈安坐而化偈曰拗折秤鎚掀翻露布突出機先鷓飛不度

留七日顏色不異是月二十五日塔全身於寺之烏
峰送者幾萬人世壽七十四僧臘五十九
成都府正法建禪師 上堂曰兔馬有角牛羊無角
絕毫絕釐如山如嶽針鋒上証子翻身藕竅中大鵬
展翼等閑突過北俱盧日月星辰一時黑

温州鴈山靈峯伽堂中仁禪師洛陽人也少依東京
奉先院出家宣和初 賜牒於 慶基殿落髮進具
後往來三藏譯經所誦窮經論特於宗門未之信時
圓悟 詔居天寧凌晨謁之悟方為衆入室師見敬
服奮然造前悟曰依經解義三世佛寃離經一字即

同魔說遠道師擬對悟劈口擊之因墜一齒即大悟
竟留天寧由是師資契合請問無間自南渡隆興初
開法大覺遷中天竺次徙靈峰 上堂曰九十春光
已半過養花天氣正融和海棠枝上鶯聲好道與時
流見得麼然雖如是且透聲透色一句作麼生道金
勒馬嘶芳草地玉樓人醉杏花天 上堂舉狗子無
佛性話乃曰二八佳人刺繡遲紫荊花下轉黃鸝可
憐無限傷春意盡在停針不語時淳熙甲午四月八日
孝宗皇帝 詔入 賜座說法 皇帝遂舉不與萬
法為侶因緣俾拈提師拈罷頌曰秤鎚搦出油閑言

長語休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癸亥中陞堂告衆而逝

台州天封覺禪師 二堂曰無生國裏夫是安居萬仞崖頭豈容駐足且望空撒手直下翻身一句作麼生道人逢好事精神爽入火真金色轉鮮

成都府昭覺道祖首座初見圓悟於即心是佛語下發明久之悟命分座一日爲衆入室餘二十許人祖忽問曰生死到來如何回避衆無對祖擲下拂子奄然而逝衆皆愕眙亟以聞悟悟至召曰祖首座祖張目眇之悟曰抖擻精神透關去祖點頭竟爾趨寂

南康軍雲居宗振首座丹丘人也依圓悟於雲居一日因仰瞻鐘閣倏然契證有詰之者振酬以三偈其後曰我有一機直下示伊青天霹靂電卷星馳德山臨濟棒喝徒施不傳之妙於汝何虧悟見大悅竟以節操自高道望愈重嘗書壁曰住在千峰最上層年將耳順任騰騰免教名字挂人齒甘作今朝百拙僧覺庵道人祖民建寧游察院之姪女也勿志不出適留心祖道趨圓悟之席於悟示衆語下了然明白悟曰更須颺却所見始得自由祖荅偈曰露柱抽橫骨虛空弄爪牙直饒玄會得猶是眼中沙

令人本明亡其族里號明室自機契圓悟徧參名宿
皆蒙印可紹興庚申二月望親書三偈寄呈泐潭草
堂清禪師微露謝世之意至旬末別親里而終草堂
跋其偈後為刊行大慧禪師亦嘗垂語發揚偈曰不
識煩惱是菩提若隨煩惱是愚癡起滅之時須要會
鷄過新羅人不知不識煩惱是菩提淨華生淤泥人
來問我若何為喫粥喫飯了洗鉢盂莫管他莫管他
終日癡憨弄海沙要識本來真面目便是祖師一木
叉道不得底义下死道得底也义下死畢竟如何不
許夜行投明須到

成都府范縣君者癸居歲久常坐而不卧聞圓悟被
旨歸住昭覺往禮拜請示入道因緣恠令看不是心
不是佛不是物是箇甚麼久無所契范泣告悟曰和
尚有何方便令某易會悟曰却有箇方便遂令只看
是箇甚麼後有省曰元來恠麼地近耶

嘉泰普燈錄卷第十五

音釋

徧於劫 衿音謹虛切 雍他計 呈音械切 得 蘇事姑 齒

台州寶藏本禪師

吉州大中祥符清海禪師

漳州淨衆佛真璨禪師

隆興府谷山海禪師

平江府靈巖圓明蓋禪師
常德府福聖深禪師

潭州天寧道禪師
明州啓寶林謙禪師

建寧府千山智嵩禪師
發書記

辭知藏
已上機語未見

龍門佛眼清遠禪師法嗣十八人十三人

温州龍翔竹庵士珪禪師

南康軍雲居高庵善悟禪師

遂寧府西禪文璉禪師

潭州大瀉牧庵法忠禪師

衢州烏巨雪堂道行禪師

撫州白楊法順禪師

南康軍雲居法如禪師

南康軍歸宗真牧正賢禪師

湖州道場正堂明辯禪師

潭州方廣深禪師

成都府世奇首座

温州淨居尼慧温

給事馮檝居士語見賢注

紹興府石佛寺禪師

衢州三衢劫禪師

南康軍雲居祖禪師

寂庵主

辯侍者

已上幾語未目

南嶽第十五世

臨濟十一世
揚岐四世

太平佛鑑慧懃禪師法嗣

常德府文殊心道禪師眉之丹梭入族徐氏年三十得度具戒游成都從師授唯識論自以為至有同齋詰之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今日前境界縱然心識

安在師憫立遂出關依谷隱顯禪師歷十祀周流江淮抵舒之太平遇鑑小參舉趙州栢樹子詰至覺鐵嘴云先師無此語莫謗先師好因疑之求挂錫以宴寂為務一夕理前話豁如夢覺趨文室擬叙所悟鑑首肯後命分座政和二年襄守游公定夫請師開法天寧未幾擢大別文殊 上堂曰師子鬣伸象王哮吼雲門北斗裏藏身白雲因何喚作手三世諸佛不能知狸奴白牯却知有且道作麼生是他知有底事兩打梨華蚊蝶飛風吹柳絮毛毬走 上堂拈拄杖直上指曰恁麼時刺破憍尸迦脚跟卓一下曰恁麼

時卓碎閻羅王頂骨乃指東畔曰恁麼時穿過東海
鯉魚眼睛指西畔曰恁麼時塞却西王母鼻孔且道
總不恁麼時如何今年兩水多各宜頻曬眼宜和改
元下 詔改僧為德士上堂祖意西來事今朝特地
新昔為比丘相今作老君形鶴氅披銀褐頭包蕉葉
巾林泉無事客兩度受君恩所以欲識佛性義當觀
時節因緣且道即今是甚麼時節毗盧遮那頂戴寶
冠為顯真中有俗文殊老叟身披鶴氅且要俯順時
宜一人既爾衆人亦然大家成立叢林喜得羣仙聚
會共酌迷仙耐同唱步虛詞或看靈寶度人經或說

長生不死藥琴彈月下指端發太古之音碁布軒前
妙著出神機之外進一步便到大羅天上退一步却
入九幽城中只如不進不退一句又作麼生道直饒
羽化三清路終是輪迴一幻身二年九月復僧上堂
不挂田衣著羽衣老君形相頗相宜一年半內閑思
想大底興衰各有時我佛如來預識法之有難教中
明載無不委知較量年代正在于茲魔得其便惑亂
正宗僧改俗形佛更名字妄生邪解刪削經文鏡鈇
停音鉢盂添足多般矯詐欺罔 聖君賴我 皇帝
陛下聖德聖明不忘付囑不廢其教特賜 宸章頒

行天下仍許僧尼重新披削實謂寒灰再煇枯木重
榮不離俗形而作僧形不出魔界而入佛界重鳴法
鼓再整頹綱迷仙酌變為甘露瓊漿步虛詞翻作還
鄉曲子放下銀木簡拈起尼師壇昨朝稽首擎拳今
日和南不審只改舊時相不改舊時人敢問大衆舊
時人是一箇是兩箇良久曰秋風也解嫌狼藉吹盡
當年道教灰建炎三年春示衆舉臨濟入滅囑三聖
因緣師曰正法眼藏瞎驢滅臨濟何曾有是說今古
時人皆妄傳不信但看後三月至閏三月賊鍾相叛
其徒欲奉師南奔者師曰學道所以了生死何避之

有賊至師端坐自若賊扣而不答即舉槩殘之血皆
白乳賊駭引席覆之而去壽七十二臘四十二塔于
文殊五髻峯

韶州南華知易禪師蜀之永康人也久從佛鑑始蒙
印可繼住太平法席鼎盛後奉旨居南華上堂
曰此事最希奇不礙當頭說東隣田舍翁隨例得一
撮非唯貴聲色亦乃應時節若問是何宗八字不著
ノ擊禪牀下座上堂日日說時時舉似地擎山爭
幾許隴西鸚鵡得人憐大都只為能言語休思惟帶
袵侶知者聊聞猛提取更有一般也大奇猶見偏解

捉老鼠 上堂以拄杖向空中攪曰攪長河為酥酪
蝦蟇猶盲眼搭眇卓一下曰變大地作黃金窮漢依
前赤骹驪為復自家無分為復不肯承當可中有箇
漢荷負得行多少人失錢遭罪再卓一下曰還會麼
寶山到也須開眼勿使忙忙空手回 上堂春光爛
熳華爭發子規啼落西山月橋梵鉢提長吐舌底事
分明向誰說啞

潭州龍牙嶰噓智才禪師龍舒人族施氏年十八師
事靈隱院道詮以試經下髮初謁三祖宗禪師次依
佛鑑鑑一見曰異日大弘揚岐之道當在爾躬後見

死心靈源圓悟皆冥符前記由是道聲四播潭帥服
師之名以嶽麓延請開法踰三月遷龍牙

欽宗皇帝登位眾官請 上堂祝 聖已就座拈拄
杖卓一下曰朝奉疏中道本來奧境諸佛妙場適來
拄杖子已為諸人說了也於斯悟去理無不顯事無
不周如或未然不免別通箇消息舜日重明四海清
滿天和氣樂昇平延祥拄杖生歡喜擲地山呼萬歲
聲擲拄杖下座 上堂彈指一下曰彈指圓成八萬
門刹那滅却三祇劫若也見得行得健即經行困即
歇若也不會兩箇鷓鴣扛箇鼈 示眾舉死心和尚

小參曰若論此事如人家有三子第一子聰明智慧
孝養父母接待往來主掌家業第二子克頑狡猾貪
姪嗜酒倒街卧巷破壞家業第三子盲聾啞菽麥
不分是事無能只會喫飯三人中黃龍要選一人用
更有四句死中有活活中有死死中常死活中常活
將此四句驗天下衲僧師曰喚甚麼作四句三人姓
甚名誰若也識得與黃龍把手並行更無纖毫間隔
如或未然不免借水獻華去也三人共體用非用四
句同音空不空欲識三人并四句金烏初出一團紅
師每登座凡有所問皆答曰蘇噓故叢林禪之居龍
牙十三載以清苦蒞眾衲子敬畏大帥席公震遷住
雲溪經四稔紹興戊午八月望俄集眾付寺事仍書
偈曰戊午中秋之日出家住持重興臨行自己尚無
有甚虛空可覓其垂訓如常二十三日再集眾示問
曰涅槃生死盡是空華佛及眾生並為增語汝等諸
人合作麼生眾皆下語不契師喝曰苦苦復曰白雲
湧地明月當天言訖輒然而逝火浴日緇白會送者
數千人慟震林壑獲設利五色者夥併靈骨塔於寺
之西北隅世壽七十有二臘戒四十有二

慶元府蓬萊鄉禪師

上堂曰有句無句如藤倚樹

且任諸方點頭及乎樹倒藤枯上無衝天之計下無
不地之謀靈利漢這裏著得一隻眼便見七縱八橫
舉拂子曰看看一曲兩曲無人會雨過夜堂秋水深
上堂杜鵑聲裏春光暮滿地落華留不住瑤璃殿上
絕行蹤誰人解插無根樹舉拄杖曰這箇是無根底
且道解開華也無良久曰只應連夜雨又過一年春
上堂蓬萊突兀無遮護鐵壁銀山無入處有時關袂
一時開放出毒蛇當大路參禪人早回顧莫待臨時
生怕怖荆棘林中暗坐時百尺竿頭須進步三十三
人老古錐象轉龍蟠曾指注休指注成露布蚊子上

鐵牛無你下觜處 上堂舉法眼道識得堯子周匝
有餘雲門道識得堯子天地懸殊師曰此二老人一
人向高高山頂立一人向深深水底行然雖如是一
不是二不成落華流水裏啼鴛閑亭雨歇夜將半片
月還從海底生

湖州何山佛燈守珣禪師郡之安吉人族施氏甫冠
師寶梵院道才剃染即謁徑山常悟禪師久之隨往
隱靜悟問曰登天不假梯徧地無行路時如何云清
光何處無悟稱善師退謂全衣曰一語偶投非解脫
注棄參廣鑑行瑛禪師不契遂造太平隨衆咨請彌

扣彌深始知所見未出常情乃封其衾曰此生若不
徹去誓不展此於是晝坐宵立逾七七日鑑忽上堂
謂衆曰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師聞頓悟尋語鑑
鑑詰曰靈雲道自從一見桃華後直至如今更不疑
如何是他不疑處云莫道靈雲不疑只今覓箇疑處
了不可得曰賢沙道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
那裏是他未徹處云深知和尚老婆心切鑑然之師
拜起呈偈曰終日看天不舉頭桃華爛熳始擡眸饒
君更有遮天網透得牢關即便休鑑囑令護持是夕
厲聲謂衆曰這回珣上座穩睡去也鑑移蔣山命分

座說法出住廬陵之禾山退藏故里道俗迎居天聖
後徙何山及天寧 上堂曰轆轤鑿住山斧佛祖出
頭未輕與縱使醍醐滿世間你無寶器如何取阿呵
呵神山打鑼道吾作舞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
上堂舉婆子燒庵話師曰大凡扶宗立教須是其人
你看他婆子雖是箇女人宛有丈夫作略二十年篋
油費醬固是可知一日向百尺竿頭做箇失落直得
用盡平生腕頭氣力自非箇俗漢知機泊乎巧盡拙
出然雖如是諸人要會麼雪後始知松栢操事難方
見丈夫心 上堂如來禪祖師道切忌將心外邊討

從門所得即非珍特地埋藏衣裏寶禪家流須及早
撥動祖師關捩抖擻多年布襖是非毀譽付之空豎
閣橫長渾恰好君不見寒山老終日嬉嬉長年把掃
人問其中事若何入荒田不揀信手拈來豈參 僧
問如何是賓中賓曰客路如天遠笑阿似海深云如
何是賓中主曰長因送客處憶得別家時云如何是
主中賓曰相逢不必問前程云如何是主中主曰一
朝權祖令誰是出頭人云賓主已蒙師指示向上宗
乘事若何曰向上問將來云如何是向上事曰大海
若知足百川應倒流僧禮拜師曰詢上座三十年學

得底師入院日謂衆曰兄弟如有省悟處不拘時節
請來露箇消息雪夜有僧扣方丈明師起秉燭震威
喝曰雪深夜半求決疑情因甚麼威儀不具僧顧師
衣被師逐出院每日先師只年五十九吾年五十六
矣來日無多紹興甲寅解制退天寧之席謂雙槐居
士鄭績曰十月八日是佛鑑忌則吾時至矣可還鄣
南十月四日鄭公遣弟僧道如訊之師曰汝來正其
時也先一日不著便後一日蹉過了吾雖與佛鑑同
條生終不同條死明早可為我尋一隻小車子來如
云要長者要高者曰高五尺許越三日雞鳴端坐如

平時侍者請辭世偈師曰不曾作得言訖而逝十一月四日闍維舌根不壞郡人陳師顏以寶函藏其客門弟子奉靈骨塔于普應院之側

隆興府泐潭明禪師 上堂舉趙州訪茱萸採水因緣師曰趙老雲收山嶽露茱萸雨過竹風清誰家別館池塘裏一對鴛鴦畫不成又舉德山托鉢話曰從來家富小兒嬌偏向江頭弄盡撓引得老翁把不住又來船上助歌謔

台州寶藏本禪師 上堂曰清明已過十餘日華雨闌珊方寸深春色惱人眠不得黃鸝飛過綠楊陰遂大笑下座 住烏鎮壽聖日大慧禪師行化至師之堂叙謝畢乃曰鮑老當年笑郭郎郭郎舞袖太郎當及乎鮑老當場舞鮑老郎當勝郭郎下座大慧炷香拜之

吉州大中祥符清海禪師初見佛鑑鑑問三世諸佛一口吞盡何處更有衆生可教化此理如何師擬進語鑑唱之師忽領旨述偈曰實際從來不受塵箇中無舊亦無新青山况是吾家物不用尋家別問津鑑曰放下著師禮拜而出

漳州淨衆佛真了臻禪師泉南羅氏子 上堂顧四

衆曰昨夜安排得兩段禪末後一句也用不著今朝打鼓陞堂一句也未嘗安排但見諸人簇簇上來山僧不免胡說亂說鬪張三黑李四箇箇解唱囉囉哩雖然如是入著光孝門未免穿過髑髏換了眼睛參上堂重陽九日菊華新一句明明亘古今揚廣橐駝無覓處夜來足跡在松陰

隆興府谷山海禪師 上堂一舉不再說已落二三相見不揚眉翻成造作設使動絃別曲告往知來見鞭影便行望刹竿回去脚跟下好與三十棒那堪更向這裏撮摩石火收提電光工夫枉用渾閑事笑倒

西來碧眼胡卓拄杖下座

龍門佛眼清遠禪師法嗣

温州龍翔竹庵士珪禪師成都人族史氏世宗儒師妙齡明敏年十三求爲僧父母難之輒不食伯父使從其志依城下大慈宗雅剃染心醉楞嚴逾五秋南游謁玉泉勤雲蓋智百丈肅靈源清有年始登龍門即以平時所得白佛眼眼曰汝解心已極但欠著力開眼耳遂職堂司一日侍立次問云絕對待時如何曰如汝僧堂中白推相似師固措眼至晚抵堂司師復以前話問之眼曰閑言語師於言下大悟眼曰今

無復言政和末和守錢公景述請開法天寧次遷褒
禪東林及西山繼徒聖泉鼓山尋奉 詔移鴈蕩能
仁紹興乙丑蒙 恩補江心龍翔 上堂曰萬年一
念一念萬年和衣泥裏輟洗脚上床眠歷劫來事只
在如今大海波濤湧小人方寸深拈起拄杖曰汝等
諸人未得箇入頭須得箇入頭既得箇入頭須有出
身一路始得大衆且作麼生是出身一路良久曰雪
壓難摧澗底松風吹不動天邊月卓拄杖下座 上
堂萬機不到眼見色耳聞聲一句當堂頭戴天脚踏
地你諸人只知今日是五月初一殊不知金烏半夜

忙忙去玉兔天明上海東以拂子擊禪床下座 上
堂明明無悟有法即迷諸人向這裏立不得諸人向
這裏住不得若立則危若住則瞎直須意不停玄句
不停意用不停機此三者既明一切處不須管帶自
然現前一切處不須照顧自然明白雖然如是更須
知有向上事久雨不晴咄 上堂一葉落天下秋欲
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一塵起大地收嘉州打大像
陝府灌鐵牛明眼漢合作麼生良久曰久旱簷頭句
橋流水不流卓拄杖下座 上堂今朝八月二十五
老禪問你諸人且道是八月二十五不是八月二十

五若道不是是何言歟若道是瞞上座即得爭奈諸
聖眼何乃擊禪床下座 上堂見見之時見非是見
見猶離見見不能及落華有意隨流水流水無情戀
落華諸可還者自然非汝不汝還者非汝而誰長恨
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喝一喝曰三十年後
莫道能仁教壞人家男女 上堂僧問如何是祖師
西來意曰東家點燈西家暗坐云未審意旨如何曰
馬便搭鞍驢便推磨僧禮拜師曰靈利衲僧只消一
箇遂曰馬搭鞍驢推磨靈利衲僧只消一箇縱使東
家明點燈未必西家暗中坐西來意旨問如何多口

阿師自招禍 問如何是第一義曰你問底是第二
義 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趙州道無意旨如何曰
一度著虵齧怕見斷井索 問鷲子深談實相善說
法要此理如何曰不及鴈唼蘆 問如何是佛曰華
陽洞口石烏龜 問魯祖面壁意旨如何曰金木水
火土羅睺計都星 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時如何
曰作賊人心虛云國師三喚侍者又作麼生曰打鼓
弄胡孫鼓破胡孫走丙寅七月十八日召法屬長老
宗範付後事遺偈曰前三十一中九下七老人言盡
處龜哥眼睛赤次日沐浴更衣申令聲大鐘亥至衆

集處就座泊然趨寂茶毗送者均獲設利奉靈骨塔
于鼓山壽六十四臘五十一

南康軍雲居高庵善悟禪師洋之興道人族李氏年
十一去家業經得度有夙慧聞冲禪師舉武帝問達
磨因緣如獲舊物遽曰我既廓然何聖之有冲異其
語勉之南詢蒙授記於龍門一日有僧被蛇傷足佛
眼問曰既是龍門爲甚麼却被蛇咬師即應曰果然
現大人相眼益器之初住吉之天寧遷雲居士稔
教徙金山以疾辭得免 上堂曰少林面壁懷藏東
土西天歐阜陸堂充塞四維上下致使山巍巍而砥

掌平水昏昏而常自清華非艷而結空果風不搖而
片葉零人無法而得咨問佛無心而更可成野蕨淡
飯延時日任暹隨緣道自靈畢竟如何日午打三更
遂寧府西禪文璉禪師郡之長江人族張氏天姿穎
邁幼從鄉先生趙嗣業頗通儒趙以遠大期之師飄
然有出塵志徑依崇福院希澄年二十三薙髮詣成
都表言講席聽圓覺起信深得其旨會圓悟歸昭覺
往依之久無所入遂東下謁谷隱顯洞山淵復無所
證晚抵龍門宴坐忘寢食佛眼憐其爲道之篤一夕
携師縱步至普現坡下顧師曰望州亭與汝相見了

也烏石嶺與汝相見了也師於言下證無生忍佛眼
翌日登堂對眾印之道譽籍甚閱三年以母老勾還
眼贈以偈曰烏石嶺望州亭意未舉道先成十年辛
苦游江海此日言歸不問程桑梓無別路行藏在守
護果熟自然香記取來時步復書曰禪者連上人操
心珠入龍岫得之還故丘不忘本也仍率罷參宿衲
數十錢之於是泝流歸肄業築堂高隱靖康元郡守
更西禪律居迎師開法 上堂曰一向恁麼去直得
凡聖路絕水泄不通鐵地鑽不入鐵鎚打不破至於
千里萬里鳥飛不度一向恁麼來未免灰頭土面帶

水拖泥唱九作十指鹿爲馬非唯辜負先師亦乃埋
沒已靈敢問大衆且道恁麼去底是恁麼來底是苟
藥華開菩薩面椶櫚葉散夜叉頭 上堂諸方浩浩
談玄每日撞鐘打鼓西禪無法可說勘破燈籠露柱
門前不置下馬臺免被傍人來借路若借路須照顧
脚下若參差邯鄲學唐步 上堂心生種種法生森
羅萬象縱橫信手拈來使用日輪午後三更心滅種
種法滅四句百非路絕直饒達磨出頭也是眼中著
屑心生心滅是誰木人携手同歸歸到故鄉田地猶
遭頂上一鎚 上堂正月孟春猶寒直下言端語端

拈起衲僧鼻孔穿開祖佛心肝知有者達磨不來東
土二祖不往西天不知有者誰知當面蹉過迢迢十
萬八千山僧爲你重說偈言大衆莫教辜負孟春猶
寒 上堂舉外道問佛今日說甚麼法日說定法明
日又問今日說甚麼法日不定法云昨日爲甚麼定
今日爲甚麼不定日昨日定今日不定師曰昨日與
今日說定說不定窠中天子敕塞外將軍令外道當
年入夢鄉直至如今猶未省 僧問師子未出窟時
如何日爪牙已露云出窟後如何日龍頭蛇尾云出
與未出時如何日正好喫棒 問以一重去一重即

不問不以一重去一重時如何日閻梨有許多工夫
紹興十四年十一月忽示疾二十八日端坐訓徒手
書命本院書記希秀嗣法住持捐囊資益田贍衆囑
累訖有請以頌者師曰先師龍門最後垂範嘗曰無
世可辭無法可說無頌可留吾豈負先師意耶語卒
而化壽七十二臘五十一

隆興府黃龍牧庵法忠禪師四明人族姚氏七歲師
鄞縣國寧道英十九試經得度習台教悟一心三觀
之旨而未能泯跡歷扣名緇至龍門觀水磨旋轉發
明心要述偈曰轉大法輪目前包裏更問如何水推

石磨呈佛眼眼曰其中事作麼生云澗下水長流眼
曰我有未後一句待分付汝師即掩耳而出乃之廬
山於同安枯樹中絕食清坐宣和間湘潭大旱禱不
應師躍入龍淵呼曰業畜當雨一尺雨隨至居南嶽
後洞木食澗飲侶虎豹猿狖二十年著正心論十卷
每跨虎出游儒釋望塵而拜紹興甲寅秋樞密折公
彥質染疏親往以勝業力挽開法師嘉其勤渠乃赴
未幾移南木雲蓋謝事復應二聖越壇及大鴻之請
晚居黃龍上堂曰張公與酒李公醉子細思量不
思議李公醉醒問張公恰使張公無好氣無好氣不

如歸家且打睡上堂今朝正月半有事爲君斷切
忌兩眼睛被他燈火換上堂我有一句子不借諸
聖口不動自己舌非聲氣呼吸非情識分別假使淨
名杜口於毗耶釋迦掩室於摩竭大似掩耳偷鈴未
見天機漏泄直饒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若
向牧庵門下檢點將來只得一椽千種言萬般說只
要教君自家歇一任大地虛空七凹八凸僧問如
何是佛曰莫向外邊覓云如何是心曰莫向外邊尋
云如何是道曰莫向外邊討云如何是禪曰莫向外
邊傳云畢竟如何曰靜處薩婆訶問大衆臨筵請

師舉唱師豎起拂子僧云乞師再垂方便師擊禪床
一下已已十一月示少恙至望文室後有白氣二道
搖曳而出師遽曰吾期至矣令集眾囑付殆盡引筆
書偈而寂塔于香原洞掩壙罷大雪獨覆區所壽六
十臘四十七

行州烏巨雪堂道行禪師括蒼人族葉氏父仲謹仕
二千石棲心祖道號見獨居士母陶氏夢苾芻抵其
室而孕既生莊重警敏甫志學有出塵志然書攷屢
前列間從天寧微禪師游於言下知歸以出家陳父
母乃聽年十九禮普照覺印英禪師授僧伽梨首謁

指源潤禪師無所入徑之龍門質其所得佛眼論曰
到真實不疑方有語話分師無對一日舉賢沙禁著
脚指師契悟即趨方丈眼曰悟即不無要是千里之
起足若向箇裏扶持起來甚生次第事令侍右踰八
月辭省親郡守侍御黃公葆光結庵於黃堂後圃力
致之建炎二年中散徐公康國來守是郡堅請開法
於壽寧次遷法海天寧烏巨大播玄風後名苾芻賢侯
以甲剎迎之者八師悉辭諸方益加尊仰紹興戊辰
鄱陽守陳公壽命樞密何公若編修趙公廉齋躬往
虔請師不得已而從之上堂曰會即便會王本無

瑕若言不會確背生花試問九年面壁何如大會拈
華南明恁麼商確也是順風撒沙參 上堂雲籠嶽
頂百鳥無聲月隱寒潭龍珠自耀正當恁麼時直得
石梁忽然大悟石洞頓爾心休虛空開口作證溪北
石僧點頭諸人總在這裏瞌睡焚殺陝府鐵牛 上
堂佛說三乘十二分頓漸偏圓癡人面前不得說夢
祖師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癡人面前不得說夢
臨濟三玄雲門三句洞山五位癡人面前不得說夢
南明恁麼道還免得遭人檢責也無所以古人道石
人撥似汝也解唱巴歌汝若似石人雪曲也應和還
有和雪曲底麼若有喚來與老僧洗脚 上堂通身
是口說得一半通身是眼用得一概用不到處說有
餘說不到處用無盡所以道當用無說當說無用用
說同時用說不同時諸人若也擬議西峰在你脚底
到國清衆請上堂句亦刻意亦刻絕毫絕釐處如山
如嶽句亦到意亦到如山如嶽處絕毫絕釐忽若撈
通一線意句俱到俱不到俱刻俱不刻直得三句外
絕牢籠六句外無標的正當恁麼時一句作麼生道
傾蓋同途不同轍相將携手上高臺 二堂舉趙州
示衆云老僧除却二時齋粥是雜用心處師曰今朝

六月旦行者擊鼓長老陞堂你諸人總來這裏雜用心
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驚人句門云響師曰
雲門答這僧話不得便休却鼓粥飯氣以當平生
示衆黃梅雨麥秋寒恁麼會太無端時節因緣佛性
義大都須是髑髏乾二十一年春示疾門弟子教授
汪公喬年至省候師以後事委之示以偈曰識則識
自本心見則見自本性識得本心本性正是宗門大
病注曰爛泥中有刺莫道不疑好乃二月九日也黎
明沐浴易服加趺而逝郡守躬營後事道俗瞻禮歎
未曾有十七日闍維曾腋出銀液不斷皆五色設利
也煙所至纍然綴之人得以市齒者不壞建寧堵波
於寺之西壽六十三夏四十五

撫州白楊法順禪師綿之魏城人族文氏神觀秀發
齟時夜視如晝父母異之捨出家依鹽泉香積奉禪
師年十八落髮受具崇寧初徧游禪會抵襄陽造谷
隱靜覺之室留數載聞佛眼說法龍門即之一日眼
上堂舉傳大士心王銘曰水中鹽味色裏膠青只聞
其有不見其形師於言下有省後觀寶藏迅轉頓明
大法趨丈室作禮呈偈曰頂有異峰雲冉冉源無別
派水泠泠游山未到山窮處終被青山礙眼睛眼笑

而可之龍圖蔣公璨出守是郡服師大名以白楊迎
居衲子蜂集 上堂曰好事堆堆疊疊來不須造作
與安排落林黃葉水推去橫谷白雲風卷回寒鴈一
聲情念斫霜鐘纔動我山摧白楊更有過人處盡夜
寒爐撥死灰忽有箇衲僧出來道長老少賣弄得恁
麼窮乞相山僧只向他道却被你道著 上堂我手
何似佛手天上南星北斗我脚何似驢脚往事都來
忘却人人盡有生緣箇箇足方頂圓大愚灘頭立處
孤月影射深灣會不得見還難一曲漁歌過遠灘
示衆染緣易就道業難成不了目前萬緣差別只見

境風浩浩凋殘功德之林心火炎炎燒盡菩提之樹
道念若同情念成佛多時爲衆一似爲身彼此事辦
不見他非已是自然上敬下恭佛法日日現前煩惱
時時解脫師律身清苦自住山出入杖笠獨行而已
歲序因袖刺賀郡守嘗仆雪中有偈曰垂老住山寺
參官走道途前村雪嶺上顛倒没人扶紹興己未五
月十一日感微疾夜聞曉鐘遂憑陵唱之侍僧趨省
已坐亡矣闍維收設利日睛齒舌數珠同靈骨塔于
寺之西壽六十四臘四十七

南康軍雲居法如禪師舟立臨海人族胡氏依護國

端禪師祝髮登具備參浙右諸宗匠晚至龍門以平
日所證白佛眼眼曰此皆學解非究竟事欲了生死
當求妙悟師駭然諦信一日命主香積以道業未辦
固辭眼勉曰姑就職其中大有人為汝說法未幾晨
興開厨門望見聖僧契所未證入白佛眼眼曰這裏
還見聖僧麼師詣前問訊叉手而立眼曰向汝道大
有人為汝說法師禮拜示衆機語未見

南康宣歸宗真牧正賢禪師潼川郫縣人族陳氏世
為名儒幼從三聖海澄為苾芻具滿分戒游成都依
大慈秀公習經論凡典籍過目成誦義亦頓曉秀稱

為經藏子正覺顯禪師見之令著鞭荷負大法會圓
悟禪師來居紹覺悟勉之南詢乃謂死心靈源湛堂
皆蒙委寄遂扣佛眼一日入室眼舉殷勤抱得旃檀
樹語聲未絕師即頓悟眼曰經藏子漏逗了也自是
與師商確淵奧疊疊無盡眼稱善因手書直教二字
授之紹興己巳歸宗虛席郡侯以禮請堅卧不應寶
文李公懋嘗問道於師同屬宮強之乃就上堂曰
且第一句如何道汝等若向世界未成時父母未生
時佛未出世時祖師未西來時道得已是第二句且
第一句如何道直饒你十成道得未免左之右之卓

拄杖下座 上堂良久召大眾曰作麼生若也擬議
賢上座瞞你諸人云也打地和尚嗔他祕魔巖主擊
箇叉兒胡說亂道遂將一搨成塵粉散在十方世界
還知麼舉拂子曰而今却在拂子頭上說一切智智
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還聞麼聞老子知得
乃云賢上座你若相當去不妨奇特或不相當總不
我手裏只向他道問老子你退步摸索鼻孔看擊
禪床下座 僧問久默斯要已泄真機學人上來請
師開示曰耳朵在甚麼處云一句分明該萬象曰分
明底事作麼生云且呈臨照枯木回春曰換却你眼暗

湖州道場正堂明辯禪師本郡人族俞氏年十九事
報本蘊禪師圓顱受具辭謁徑山妙湛慧禪師其
補淨慈因與月堂昌翠巖宗往扣保寧璣禪師及諸
名宿晚依佛眼眼問從上祖師方冊因緣許你會得
忽舉拳曰這箇因何喚作拳師擬對眼葉其口曰
得作道理於是頓去知見遂作禮眼曰這鈍漢師笑
而趨出後造道林參圓悟禪師深蒙印可既而旋里
父母亡乃廬其墓待制葛公勝仲訪師議論警言合宗
郡日檄徐簿彭濟以天聖致請師遁古墓中俟 往
返數四公為吏所跡不得辭久之左丞葉公夢得以

精善命為第一祖謝事庵居作頌古百首繼住何山
衆數千指又遷道場徙衛社為鼻祖 上堂曰猛虎
口邊拾得毒蛇頭上安排更不釘椿搖櫓回頭別有
生涯婆子被我勘破了大悲院裏有村齋 上堂淨
五眼湧金春色晚得五方吹落碧桃華唯證乃知難
可測卓拄杖曰一片何人得流經十萬家 上堂三
祖道但莫憎愛洞然明白當時老僧若見便與一擲
且道是憎耶是愛耶近來經界稍嚴不許詭名挾佃
解夏上堂十五日已前不得去少林隻履無藏處十
五日已後不得住拄子天香和雨露正當十五日又

且如何阿呵呵風流不在著文多 青王遺書至上
堂黃龍頭角從來異不與今時歲月爭復妙回途何
處去月明終夜照虛堂嗚呼無示老人道傳龍岫德
播寰中居常吒吒呀呀時塞斷天下人舌頭有時玲
玲瓏瓏時通透卓長靈鼻孔驢脚行時收佛手誰是
知音拳頭舉處覓生緣了無向背三十載入泥入水
今年五月十三日始見長人回途大地覓無蹤只有
衲僧知去處山僧今日盡施三昧大展神通直得蕩
蕩地絕絲毫魏然無背而猶覓他蹤跡不得適來
為甚麼知道衲僧知去處還道得麼拄杖子忍俊不

焚爲你諾人道去也草一下曰春前得兩華開早秋
後無霜葉落遲 上堂舉僧問投子大死底人却活
時如何子云不許夜行投明須到師曰我疑千年蒼
玉精化爲一片秋水骨海神欲護護不得一旦熬頭
忽擊出 上堂舉須菩提持鉢維摩詰家滿盛香飯
云汝能誇於佛毀於法不入衆數乃可取食須菩提
不知是義置鉢而去師曰當時若有箇漢倒拈蝎尾
逆捋虎鬚擺手出荆棘林纔見他道誇於佛毀於法
不入衆數乃可取食但對他道賢賢易色事父母能
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直饒淨

名老人也須倒退三千里 上堂華開龐上柳綻堤
邊黃鶯調叔夜之琴芳草入謝公之句何必聞聲悟
道見色明心非唯水一覓漚已是眼中著屑擘開曾
曰汝等當觀吾紫磨金色之身今日則有明日則無
大似無風起浪全不知羞且道今日事作麼生好箇
迷逢達磨不知誰解承當 雙槐居士鄭參議入山
上堂沸鑑腦後眼不親瞎却何山珀佛燈佛燈照破
四天下又被禹功吹滅却從茲大地黑漫漫物物拈
來總一般試問一般何所以蓮華在水葉長乾禹功
參議中大使旃旆臨既是屋裏人方說屋裏話不欲

世諦飾詞說瀆合聽今日到這裏所以楊歧門下錫
子大小杓柄短長鼻孔輕重一時被他覷見了也汝
等諸人各自照顧雖然如是要且有一處未知端的
且道道場八功德池水深多少有幾箇赤梢鯉魚且
寬數口方知底裏始信道場逐日吞却三箇四箇吐
却七箇八箇豈不見百靈和尚問龐居士曰居士得
力句還曾舉似人麼云曾舉來曰舉似阿誰龐以手
指曾云龐公龐却問百靈阿師得力句還曾舉似人
麼曰曾舉來云舉似阿誰靈戴笠子便行龐云善爲
道路師曰龐公大似堂前開飯店經紀屋裏人百靈

正如馬前相撲步步不虧今日忽有人問道場如何
是參議見佛燈得力句只向道上士由山水中仁坐
竹林渠若云曾舉似人麼只向道立行方回也文才
比仲壬 上堂舉瀉山問仰山天寒人寒話師曰一
問一答玉線交羅雲錦段成了無滲漏若也見得方
知瀉仰父子唱拍相隨其或未然更爲諸人頌出吹
盡風流大石調唱出富貴黃鍾官舞腰催拍月當曉
更進蒲萄酒一鍾 上堂舉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
性也無州云無師曰若於這一句下見得千句萬句
一時百雜碎涼唱曰切忌立地作夢上道畢竟如何

狗子佛性有毗盧愛飲弥勒酒狗子佛性無文殊醉
倒普賢扶扶到家中全酩酊胡言漢語罵婁學僧
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曰七尺八尺云出水後如何
曰三尺四尺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毒蛇無角
最威憚云便恁麼會時如何曰梁山務長云只如教
意又作麼生曰長江滾不休 問如何是曹洞宗曰
鶴宿梧枝云如何是雲門宗曰木馬上金梯云如何
是滄仰宗曰目前無異草云如何是臨濟宗曰我終
不向你說 問如何是佛師乃鳴指三下 問語默
涉離微如何通不犯曰橫身三界外獨脫萬機前云

只如風穴道長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華香又
作麼生曰說這不唧啣漢作麼云嫩竹搖金風細細
百華鋪地曰遲遲曰你向甚麼處見風穴云眼裏耳
裏絕瀟灑曰料掉沒交涉 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
曰未過冬至莫道寒云出水後如何曰未過夏至莫
道熱云出與未出時如何曰三十年後不要錯舉
問如何是佛曰無柴猛燒火云如何是法曰貧做富
裝裏云如何是僧曰賣扇老婆手遮曰云如何是和
尚栗棘蓬曰不答此話云爲甚麼不答師大笑曰吞
不進吐不出 問如何是一喝如金剛王寶劍曰

墓毒地頭戴角云如何是一喝如踞地師子曰虛空
笑點頭云如何是一喝如探竿影草曰石人拍手笑
呵呵云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曰布袋裏猪頭云
四喝已蒙師指示向上還有事也無曰有云如何是
向上事曰鋸解秤鎚隨聲使喝 佛眼禪師忌師拈
香曰龍門和尚闡提潦倒不信佛法滅除禪道拶破
毗盧向上關貓兒洗面自道好一炷沈香爐上然換
手槌背空懊惱遂搥手曰休懊惱以坐具搭肩上作
女人拜曰莫怪下房媳婦觸忤大人好 室中垂問
曰貓兒為甚麼愛捉老鼠又曰板鳴因甚麼狗吠

與二十七年二月上游遊寺之西原指地謂侍僧人
役工治小塔三月且示少恙翌日衛侯遣醫來師笑
曰藥能愈人世無死者寄語衛公佐國厚自重初六
日侍僧告塔將就師遣擊鼓集眾師登座拈拄杖於
左邊卓一下曰三十二相無此相於右邊卓一下曰
八十種好無此好僧瑤一筆畫成誌公露出藁草又
卓一下顧大眾曰莫懊惱直下承當休更討下座歸
方丈儼然跌坐而逝壽七十有三夏五十有四火後
收靈骨設利藏所建之塔曰仙人山

潭州方廣深禪師

僧問一法若有毗盧墮在凡夫

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未審意旨如何曰富嫌
口少貧根一身多

世奇首座老成都人也遍依師席晚造龍門一日因
請益次大豁所疑眼命分座奇固辭曰此非細事也
如金針刺眼毫髮若差睛則破矣願生生居學地而
自煅煉眼尤尚之暮年學者力請不容辭因說偈曰
諸法空故我心空我心空故諸法同諸法我心無別
體只在而今一念中且道是那一念衆罔措奇喝一
喝而然

温州淨居尼慧温 亦衆舉法眼上堂云三通鼓罷

族族上來佛法入事一時周畢温曰山僧道三通鼓
罷族族上來拄杖不在若帚柄聊與三十

嘉泰普燈錄卷第十六

音釋

稜	盧登切	樞	音	愕	逆各切	髦	齒兩切	識	楚禁切	親	音	啞	於	鷓	音
暗	音	軛	丑忍切	珣	音	衾	區音切	輓	達各切	抖	音	擻	音	戒	姑得切
勳	音	褒	補刀切	糲	丈几切	機	粗紅切	泯	音	凹	於	交	凸	疾	結
方	頰	鄗	蒲禾切	痔	音	刺	衣	服	絞	音	灣	烏	還	鄣	音

藥 涼 切
 擲 子栗切
 壑 子栗切
 濟 魯音
 加 加
 拊 拊
 壁 壁
 博 博

藥 涼 切
 擲 子栗切
 壑 子栗切
 濟 魯音
 加 加
 拊 拊
 壁 壁
 博 博



